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九十七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汚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金少梅艷影集出版

梅花館主輯　每冊售洋四角（八折）

代售處　上海大世界報社　三馬路文煥印刷所　四馬路世界書局　拋球場賣報人處

無敵牌之出品

(1) 各種牙粉
(2) 各種香粉
(3) 麝香生髮水
(4) 杏仁規那生髮水
(5) 麝香花露水
(6) 各式牙刷
(7) 各式絲襪
(8) 惠泉荷蘭水
(9) 各種菓子露

總發行所上海小西門外家庭工業社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首創為中國科學精製光學配合儀器式鏡片各第一家最新光學異常試驗用科光線獨之能準確非君眼目使配合助難且之足補困嚴目力之壯鈴增進氣象而豐采平時之鮮也實非淺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鄭福齋堂衍製 新發明 狐臭散

雙料每瓶陸角　單料每瓶三角

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永泰棧烟行

進愛醫院

本院專治男女生殖器陰虛遺精早洩及男子遺精白濁陽萎... 院長張雪葆謹啓

本院專治男女早洩生殖器陰萎遺精及陽水射精淋病梅毒各症用新法溫注射專治花柳橫痃並用手術刀割治無痛苦產科婦科及小兒各科[illegible]

院址上海南市城河浜[illegible]路口文元里

院長張雪葆謹啓

華北叢書　新小說出版

此書為馮夢周所著其中[illegible]

定價每冊四角　各書坊均有經售處晶報館營業部

李仲乾書畫

臨川李仲乾中書鍾自號崔然居士顏所居曰時惕[illegible]

生肌白玉膏

一貼即好

臁瘡爛腿久不收口腐臭難聞此白玉膏係大羅氏祖遺秘方施送已久婦孺皆知茲為普及遠方人士起見特訂價發行稍取藥本以維久遠[illegible]每張大洋二角每打一元八角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通用（九五折）上海西門正威藥房發行[illegible]

欲謀職業者鑒

本校由南匯陶雪生設立分（女子部）（英文打字速成科）（補習專修科）（商業英文夜學部）（高等小學科）（國民科）已歷第十學期成績經全國各官廳各團體各機關及社會名人獎勵在案如去年由本校保薦而得職業者計三十三人現正籌建高大新校舍下學期添聘有學識有經驗熱心教育之男女教職員內容重新整頓改良管理取嚴格主義訂正教授注重實用諸法務以實事求是為目的茲擴充學額添招各級男女新生三百名膳宿走讀選科插班均聽自由倘於開學以前來校報名或兄弟姊妹二人同來均得減費一元膳宿生更可免納夜校學費有志者請從速來校報名肄業章程冊（函索附郵一分）來校取閱開學九月一日即陰歷七月初十　再童子軍部游藝部凡年在十歲以上念二歲以下祇能守規律無論何人均可來實習學雜費不收分文

上海法界巨籟達路陶雪記內　求是學校　主任周瑛啓

速領五千元現金

上海南京路轉角美國駐滬紐約眼鏡公司廣告

本行由美國分此專售光學眼鏡五月初一開幕為酬主顧起見特備現金五千元[illegible]

照除一二元

[illegible]

警告

蒼蠅傳染　霍亂　蚊蟲傳染　瘧疾　快用鷹牌　蚊香　蚊蠅頓時　絕跡

仙樂製香廠發行

上海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　及各大商號均有經售

[illegible]

生殖器病　秘密自療器

凡陽萎早洩遺精[illegible]

上海西華里一弄總發售　大洋三元[illegible]

人人所需　十分便利

[illegible]

敬謝名醫

[illegible]

兜安氏眼痛藥膏

每瓶洋四角　每打四元

此膏專治　眼赤　眼痛　眼爛　眼皮腫　眼弦　眼瞼　瘡等效驗　無比　患者盍一試之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保洛公司北京總經理處

啓者、本公司自民國九年五月以後、擴充營業、爲全國唯一之大公司、專辦軍政、財政、路政、電政、一切事宜、近爲推廣範圍起見、又在北京添設總經理處、兼營選舉正副座、及支配大小官員等等、特聘董草包高沐恩二君爲買辦、代理本公司一切事務、承蒙惠顧、卽希就近與董高二君接洽訂定、必能妥洽、其有重大交易、仍可隨時向本公司直接龜商、庶不致誤、　保洛公司北京總經理處同啓

□各有四等（丹翁）

（一）遇浜就跳、（二）敎他跳浜、他才肯跳、（三）敎他跳不跳、拿錢買他跳浜、他才肯跳、（四）拿錢買他跳浜他都不跳、敎將來了他要性命才肯跳、

（一）自行來北的舊議員、（二）請他來北的舊議員、（三）買他來北的舊議員、（四）逐他來北的舊議員、

（一）自行廢督的督軍、（二）請他廢督才廢督的督軍、（三）買他廢督才廢督的督軍、（四）被逐廢去的督軍、

（一）自行下野的大總統、（二）請他下野才下野的大總統、（三）買他下野才下野的大總統、（四）被逐下了野的大總統、

以上四種、可算各有四等、試問那一等算頭等、那一等算二等、那一等算三等、那一等第四等、

哈哈、在我看、自動的是沽名、被動的是殉情、受買的是貪財、不得而巳滾蛋的是惜命、

哈哈、那麼、當然是不得而巳的算頭等了、

□酬賓篇（有序）（寒雲）

壬戌初夏、小樓、畹華、鳳卿、妙香、玉芙、蒞止海上、小燕之於玉蘭亭行館、且邀峻齋丈、林屋山人、馬二先生、蹈厂印人、大雄居士同集、爰作短歌、用酬諸賢云爾、

一樓江海隅○儆逐集嘉侶○開軒邀南薰○肇肇飛笑語○座中咸佳士○翛然忘炎暑○高逸汀州翁○（峻丈）杳若蘄自遠舉○杞人（林屋）不解憂○一醉眠雲滸○絕代有詩篇○吟嘯愴今古○楊子（小樓）人中豪○銅琶歌激楚○姑若游俠兒○長劍揮風雨○俊雅推阿蘭○（畹華）散花作天女○南國妬神姿○四海驚歌舞○高情寄丹青○幽思翻白紵○投我碧琅玕○驅塵勝犀麈○天壤有王郎○（鳳卿）正音揚鐘呂○妙墨擬晉賢○珍重乞尺楮○姜生（妙香）獨憔悴○京華廳愁汝○惘惘兩書生○輝映屬姚五○（玉芙）梨園子弟賢○珠星絢黃浦○馮子（馬二）多雋言○瓊瑰忿含咀○蹈厂今印人○刻畫象龍虎○促席錄賓誌○大雄筆如弩○短夕盡明歡○油油執賓主○作歌替帛皮○清氣愉自吐○

□竟不留芳（清波）

我們中國的大老當中、最講法律、最有氣節的、要算伍廷芳老博士了、可是老博士他竟不幸短命死矣、（論理一個人能活到六七十歲以外、也不算短命、可是伍老博士自己說、可以活到二百多歲、如今活不到三分之一、便嗚呼了、怎麼不是短命呢）從此中國少一個眞正護法的人、現在北方不是還拿國務總理的虎皮交椅、虛席以待嗎、誰知蒼天竟不留芳、活生生的將伍老博士提出了人間世以外、不能讓他將護法的目的貫澈到底、豈不可惜、可是從來『芳』和『臭』、是一個對待的名詞、天既不欲留芳、是明明的要留臭了、俗語又有句話、叫『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從這一層上研究起來、可見如今剩下的這班不死的大老、全是『臭傢伙』、全是『禍害』、

□挽伍總理（丹翁）

靈學太無靈○雙期隨既穩十分○單期隨何打成七折○南衛生成壽衛○北總理方待公戶位○總理巳不我素餐○

□戲挽伍老博士聯（公䲸）

助中山稱兵○內潰則巳焉○故衡恨倖六七日而逝○（博士之逝世、距孫中山之敗逃、尚未滿一星期、說者謂其所以致疾、實以飽受戰時之驚恐、及其中山憤懣之故、殆或然歟）

與大隈賭壽○後死者勝矣○必強活至二百歲何爲○（博士嘗與日本大隈侯賭壽、自謂能活至二百歲、今雖未果、然大隈既先博士而死、則雖不謂爲博士巳占優勝、不可得巳、一笑）

□西湖蚊子大請客（西湖人）

西湖的蚊子、一向是有名能吸人血的、被他叮一口、非但痛得難受、而且痛得難當、向來這種蚊子、只能叮杭州人、此刻喜遊西湖的別處人、也要嘗嘗他滋味了、這兩天來、西湖的蚊子大出風頭、你道是什麼、原來這兩天、爲了浙江問題、一班政客和報館的記者、到杭州去的很多、那西湖的蚊子大歡迎、立時開了個歡迎會、歡迎這班政客和報館記者、蚊子之外、還有一種小蟲、宛如政客之外還有一種附屬拉辮的一般、他們說杭州人的血吸慣了、沒有什麼味兒、還是那些政客身上的肌肉、有點兒味道、有一個慈悲的蚊子、說道、可憐啊、這一班小政客和報館記者啊、北京沒有法子想、他們也疲得可憐、跑到杭州來、我們怎忍再吃他呢、

□還魂再世（四之二）（君志）

你想、謀來的四百洋鈿、四五年間、變了數千元、你道他歡喜不歡喜呢、當時柏舟囑吩畢、痰擁而死、品寶夫婦、與他治喪完畢、因開店很辛苦的、故不願開了、就依他父親吩咐、自己二份、一份給六卿、那六卿有了幾千元的本資、就將這洋紗莊開下去、說也奇怪、俗語云、謀來之錢不發財、偏六卿謀來的這四百元、自入股起到柏舟死、也還不過幾千元、不想又不到六年、這幾千又變了數萬元了、六卿這時巳三十多歲、尙未娶妻、先前因他貧寒、故此無人肯嫁他、更沒人替他做媒、不想眨眨眼、變了個富家翁了、於是做媒的人、幾幾何何、連門檻也踏破了、六卿選來選去、只是不合意、後來討一姓張的女兒爲妻、聽人傳說、他先姦後娶的、下年張氏有孕了、一日、張氏正在門前閒望、忽見一和尙、向張氏說道、娘娘、恭喜、有八個月了、生下來、倒是一位官官、但是一句、你若產生時、千萬叫他父親要避去、因這官官、是個殺豬的投來的、故生下來、手裏定拿把尖刀、因前世與你們當家是冤家、這世投來討債的、若不避去、他下地來就要捉殺的、你們拿四塊錢給我、我到山上去、給你們磨去這刀的尖頭、也好些呢、

□丹翁打油詩（有序）（通紅的老頭子）

報上說北京軍警去拿曹某、曾某巳和蘇佩秋隨着來海到津去了、只好拿他的太太小姐們、其中有個小姐、據說曾許給過顧維鈞的、這時候、幸虧住在前廳的那位丹麥公使、大聲喝道、這是我的家眷、誰敢動手、說時遲、那時快、隨就帶着太太小姐們、坐上汽車、洶洶的跑到保衛界去了、哈哈、這好個打油詩的題目也呵、

警兵抄憂要分瓜○難得前廳公使衛○下榻幾曾求『麥』稱○登車深辱脊曹家○顧維鈞惘迎桃葉○蘇佩秋先伴菊花○小姐象形應辨得○莫將紅字誤『丹』『爺』、

□謹上揚虛諸老猥（鄭恐曉）

低眉菩薩可憐蟲○引吭揚虛一陣風○爲國呼號諸大大○虛名霸佔四公公○傀儡辣塊精光黑○羨煞來沙運氣紅○最怒無知非小子○乖乖胆敢喚丹翁○

註曰、諸位鄉長大人、請了、丹翁說清波獨攬虛名、一怒而後、有詩爲證、誰知還是四人專利也、精光黑、敢乞高郵鄉長恕我胡言、運氣紅、參觀晶報『小說界兩個大少爺篇』

□寒雲曰、右聯爲余沈壽女史之夫、余覺君壽張謇者也、昔女史仙逝、君欲歸櫬故里、而嗇獨力阻、迫葬於狼山下、雖地得江山之勝、而魂魄不安矣、予欲傳檄討之、匾恐累及女史、因而未果、蓋女史之操、並未因土皇之勢而奪、惟困處惡域、孤弱莫逃、徵憤以歿、猶難歸骨、其生也足憫、其死也堪哀矣、厥聯聊聊十字、而感慨無盡焉、別有君贈予自書便面、其書曰、今歲壬戌五月、爲南通張謇七十壽誕、徵文海內、鴻篇鉅製、無不頌讚得體、余亦趁熱鬧、贈覩一聯云、江北大皇帝、天南老壽星、聊作大草、由郵寄通、讀其辭、意旨深涵、可於言外求之也、

福民醫院

敝院向在老靶子路、設立有年、因房屋漸形不敷、於去夏擇定北四川路一四二號、盧浙江督軍舊宅、連地購下、約四畝餘分、自建三層二層洋房各二座、產室病室一應俱全、適與新公園相近、故頗閑靜、以前及新聘各科主任醫生、熱心視診、並自外洋購得（雷錠）Radium一物、價值萬金、能醫各種不治之病、愛克斯（X）光線裝置亦已運到、不日卽可開始診療、一應病症、特此敬告、

救療部佈告　救療部係中日公理教會所創設本院各科醫生均擔任義務、本院再將材料及藥品等貢獻於該部略表本院之意也、每日上午八時至九時爲診察時間須於八時以前先行掛號逾時不掛診費一槪不收只取號金六十文藥資每一日份大洋五分重症得住院診治每日收膳費大洋兩角　淮陽歷七月一號起暫設於本院旃行另有詳章來索卽給

佐佐木醫院改名福民醫院　院長醫學博士頓宮寬敬

□石榴花中聞（寒雲）

碧艷承大舞台之邀、加入演狸貓換太子之寇宮人、肯夕、林屋約予往觀、碧艷喉音欠寬、念白不甚入彀、予勸其日日早起、往空曠處、呼吸喊練、有二三月功夫、必有進益也、趙如泉之演劇、向爲人詬病、今夕飾八賢王、雖衣冠務新、而念白身段、頗有當時規範、一善之長、不可沒也、予之談劇、聊自適所適耳、其善者、必褒之、其不善者、必貶之、其不足貶者、則不論不議之、若謬執一見、或強不知爲知之談劇者、予弗欲與言焉、四川名伶、有薛月秋者、爲宦家子、知書能畫、茲開自重慶來滬、尚不知爲何園所招致耳、

林屋告予云、前日忽有畫家、特招汪碧雲至其宅、演武家坡、詢其所邀班底、乃共舞台也、碧雲因獨往、初卻之、旋以黃振諸領袖之勸促、不獲巳允往、惟約以二事、一須後台管事二人偕往、二則隨到隨演、不可踦候、邀者皆允之、比至、正在扮妝、忽來一中年男子、自謂卽與同演武家坡者、遂與碧雲對戲、對詞既畢、忽謂碧雲曰、予姓禰、號雲台、卽此間主人也、梅賞樹之藝、特爲欲與樹合演一劇、學七日而成、今猶第一次登場也、汝蘇州人、（復轉謂碧雲之姑母曰、）卽我之老太爺也、

日前、忽傳天蟾舞台、當蘭芳演天女散花時、有投炸彈、裂而傷人者、（按二十五日蘭芳演別姬時、又有人擲炸彈傷二人、）其次日、予往觀別姬、晤南虎、南虎云、炸彈裂時、我正在場、且見傷足者、爲人扶掖而出、昨又聞之林屋云、據親見者述稱、乃一人自三層樓下墜、墮地有聲、遂訛傳爲炸彈云、二說不知孰是姑兩存之、碧艷登場之夕、初有人謀贈以銀盾、丐林屋持來、屬予書銘、並要署予贈款、予思此挨罵之事也、不可獨任之、旣由林屋轉屬、卽書林屋於首、該云、見一面、分一半、予之慷慨、林屋當知感夫小子、

□蒙克司光錄（第二集）□一百□（涵秋）

第四回　明大義賢女茹冰霜　拾墜歡書生弄風月

袁大昌近來也很得了露關銀子、手頭着實寬裕、但凡有錢的人、膽子一定是小的、當下聽見衆人這樣口氣、他早軟了半截、只得陪笑說道、衆位高鄰、所見甚是、老兒悉聽分付、這賤人旣甘心下流、要和這老乞婆一同討飯、想也是命中註定、輕易挽回不來的了、但是有一層、須得預先申明、我們父女的情分、從此便算斷絕、隨後他若是想我老兒一草一木、老兒是決計不承認的、就請大家今天在這裏做了憑證、……衆人尙未答應、翠蘋早搶過來、拉着他父親直拜下去、說爹旣如此開恩、放女兒一條生路、女兒感激不盡、以後死活悉憑女兒的苦命、斷斷不向爹媽來薅惱、……袁大昌這時那裏肯來聽他說話、依舊拎他的那根哭喪棒、拉着他妻子說道、走罷走罷、算我們今生不曾養着這賤人好了、胡氏沒法、也只得抽咽咽跟隨在袁大昌背後、一路跑得出門、張大嫂咬牙切齒、瞅了翠蘋一眼、和衆人都一鬨而散、翠蘋到這地步、轉獸天喜地、將眼淚揩抹得乾淨、笑嘻嘻的望着范氏說道、難得鄉村中也有這樣好人、肯替媳婦出這死力、否則我那爹爹、有得纏鬧不休呢、婆婆你肚腹可曾餓餓不曾、等媳婦、開廚下替你去燒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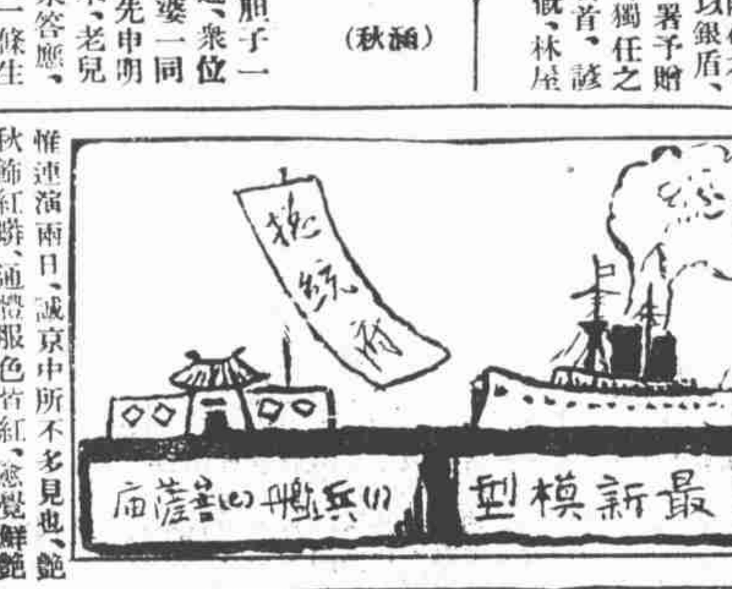
□沐恩拆了老爺梢（公䲸）

北京一笑通信、以『沐恩拆了老爺梢』七字標題、其語雋甚、其事亦極有趣、戲爲賦此、（事實見三九五號報）

不論文章論韜略○翰林爭及秀才高○覆雨翻雲第幾遭○沐恩拆了老爺梢○爭先捧足君休怪○天子一朝臣一朝○奴顏婢膝讓人驕○老嫗而今氣始豪○生此悄聲兒不弱○沐恩拆了老爺梢○

□北游小記（小隱自北京寄）

□十九□端陽日、華樂園程艷秋高慶奎演金針刺紅蟒、所發傳單、稱爲舊戲新排、極爲鋪張、其實仍與原本無異、



惟連演兩日、誠京中所不多見也、艷秋飾紅蟒、通體服色皆紅、愈覺鮮艷動目、好在身材頎長、方覺窈窕多姿、嗓音初復、似不甚佳、但善於運用、猶能宛轉自如、腔調極新、學瑤卿而渦卿無此圓潤、其最佳處、則在薦荃中僞裝女子落難、服妃色汗衣、而加大紅綉花兜肚、儼然一個裸體美人圖、妙在雖爲落難模樣、而並眞落難妖情蕩態、於輕謔笑中、時時流露、活潑靈警、極作工之能事、汲水刼江、於担桶之身段、稍欠研究、致上下塲兩桶之位置、不甚合法、然起打時、與范寶亭合打快槍、緊湊純熟、無懈可擊、雖九陣風不過如是也、顧客交口嘆賞、彩聲因而雷動、刺蟒時、艷秋臥在床上、姿態尤佳、致觀客有詈傅子之無情者、大有捨不得艷秋、受此巨創之意、其動人有如此也、高慶奎之傅老、備員而已、李鳴玉之天師、亦不能不令我追想大李五也、

□都下老生、無論內外行、學譚者至衆、只二三票界名宿、能得譚之眞傳、其餘皆屬余叔岩之僞譚、將來余調瀰漫於劇場、而眞正譚調、反有失傳之一日、余眞譚派之罪人哉、日前觀某票房之彩排、有票友祝蔭亭者、後起人才中之稍負時名者也、身材適中、扮相亦甚可觀、惟台步神情、悉摹叔岩、而荒亂過之、嗓音尙可、而中氣稍弱、無論說白唱調、皆嫌沉不住氣、由於工夫猶未深純、勞賢妹一句、例不用過板、蓋自孟月華起唱、每人兩句、此則承上文而言、無用過板之必要、王雨田之話片、又當別論、廢聽老譚、皆係不用過板也、臨行囑咐小心門戶、爲老譚妙絕之作、祝君竟爾刪去、除如你嫂嫂因何故不來開門、以及這件事鬧出來臉面何存、皆爲譚氏警句、而祝君均無精采、王有道提筆一段西皮、亦不見佳、轉快板幾有不支之勢、打手印時、家院適報車到、雖屬譚之舊規、但未用袖覆休書、似欠細緻、去孟月華者爲票友樊杏初、嗓音尙圓、亦甚純熟、惟遇雨之滑步、未見是處、何不於陳德霖演此時、從而竊觀、或可得其奧竅也、

□沁香閣筆記（秋涵）

□棺異　吾鄉南門外多義塚、纍纍然若土饅頭、甚有年久失修、其棺因而暴露者、日昨農人某、在田從事耕作、忽見清烟一陣、由塚叢出、以爲誰家遺火斯地、趨而視之、並無餘燼、但有一棺暴露於外、其內木已焦枯、屍身則仍然無恙、誠不知其何異、遂用土掩之、歸而告人、卒無有能言其理者、殆卽木能生火之說歟、

□余覺先生大鑒、尊夫人爲世界針神、大名千古矣、遺製小品、如能見讓一二、當寶貴感級於無旣極、然必有重報焉、承惠便面、旣佩旣歡、拂揚仁風、幸快無似、謝謝、（寒雲）

□徐滄水先生鑒、承惠古泉償表、頗宜檢對、感謝感謝、（寒雲）

□池魚先生鑒、考訂看確、足徵淵博、佩服無似、乞示眞名住址、俾得馳書承敎、盼盼、（寒雲）

□青山吾弟青及、來詩點定、卽刊露紬收到、吾濯何必拘此形跡耶、旣辱見厚、倘望過譲、（寒雲）

□誌謝　昨承大東書局、惠贈游戲世界第十三期、星期第十七號各一冊、世界書局、惠贈快活第八期一冊、謝謝、

□一年有半（第二編）□三五□（天笑戲述）

小白菊花的琴師、纔出得門、却又回了進來、原來叔禮所叫的十三紅、也是這個琴師拉的、隨後十三紅也跟了進來、向叔禮身邊一坐、打着強蘇白道、三少、你長遠弗來叫哉啘、叔禮點點頭說杭州來得沒有幾天、便指向伯濤夫人道、這位是揚州人、他也是老上海了、他倒老老實實、人家問他什麼地方人他就說是揚州人、他們一家也全是揚州人、因爲揚州人在上海堂子裏、也足以自樹一幟呢、伯濤夫人道、揚州本來是出美人地方、好像我記得有兩句詩、喚做『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當種田』、也是咏揚州的、叔禮道、可不是嗎、但是有許多揚州人、到了上海堂子裏、却要冒充蘇州人、不知甚麼緣故、上海堂子裏來了一個揚州人、要是口音未改的、便不許他開口、這是何等的專制啊、這也不但是上海、別處地方也是如此、前年子我在天津、有一個揚州姑娘、他抵死的說是蘇州人、有個客、問他蘇州住在什麼地方、他說住在虎邱、又問他元妙觀在那裏、他說虎邱過去就是元妙觀、難道我不曉得嗎、其實揚州人就是揚州人便了、何必定要說蘇州人呢、那時說得大家都笑了、連十三紅也掩口而笑、那時琴師拉起胡琴、十三紅便唱起來、停一會兒、三馬路靜美也來了、張叔禮的秋萍也來了、秋萍與淑雲曾見過一面、知道是叔禮的妹妹、和伯濤夫人、雖未見過面、然而他神經非常靈敏、一望就知道是伯濤的夫人、叔禮便和他們兩人介紹、說這位便是大少的奶奶、原來上海的堂子裏倌人、有一種習氣、他對於男子、便大人老爺、大少二少的亂叫、對於女人、却要敎他們叫一聲太太奶奶、他們總覺得金玉爾音、所以秋萍和靜美來了、也只和淑雲及伯濤夫人點頭微笑、就算是行禮了、這時秋萍老五、還是有說有笑、使問淑雲幾時來的、住在那裏、那靜美却不知不覺的拘束起來、只搭訕着和小白菊花講話、說你今天出了幾個堂差、你媽在家不在家、却坐得遠遠的、不和伯濤講話、秋萍老五暗暗點頭、他想老七這個情狀不對啊、別是和大少巳經發生了什麼關係沒有、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